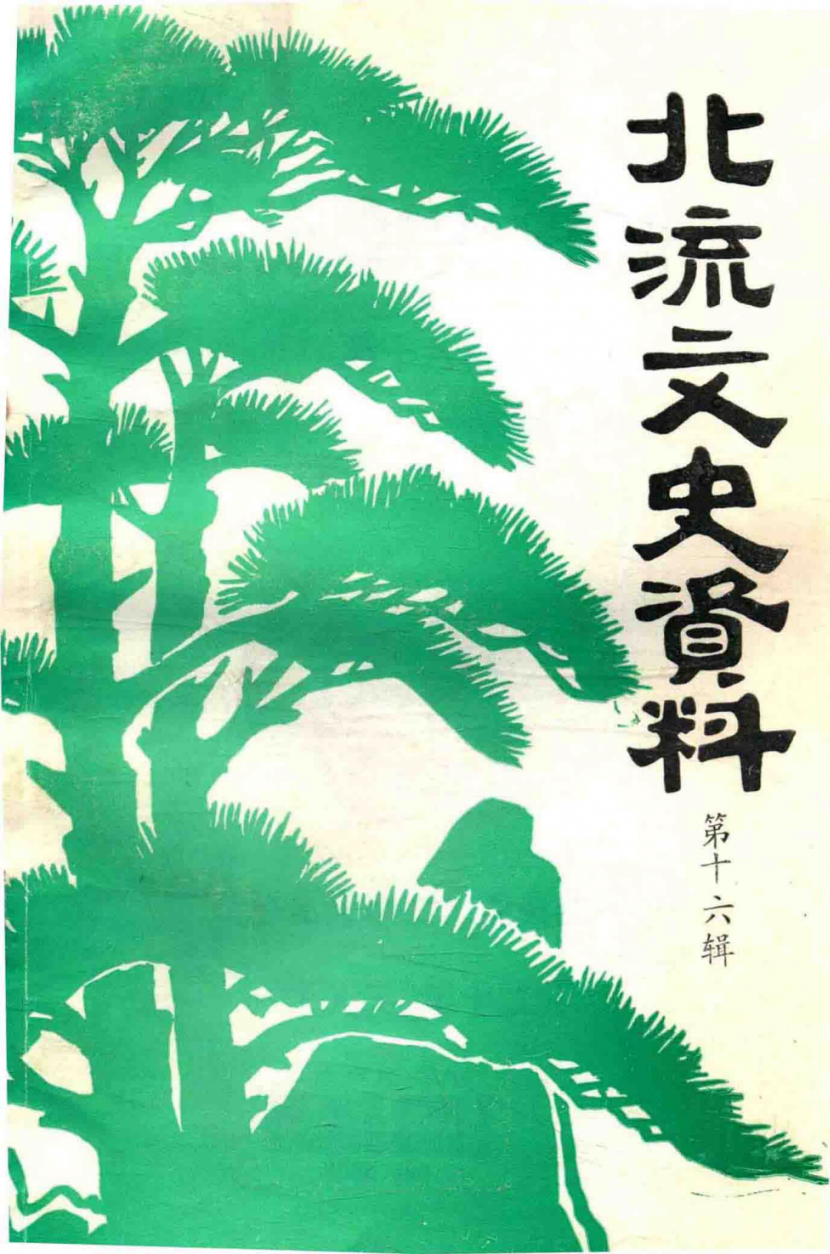


北流文史資料

第十六輯



北流文史资料

第十六辑

政协北流市文史委员会编

二〇〇〇年十二月

目 录

我参加了上甘岭战役	梁学琨口述 唐福松整理	(1)
回忆几位志愿军战友的事迹	唐福松	(5)
一次生死抉择		
——我在朝鲜战场用肉体接通电话的回忆		
.....	曾泰庆口述 冯国庭整理	(12)
解放初北流“三反”斗争.....	梁树礼	(15)
北流土地改革概述.....	黎其强	(17)
土改时的干部“三同”	梁 木	(23)
回忆在“大办钢铁”运动中的几件往事.....	蔡有芳	(26)
我所知道的北流县 1958 年大跃进运动	浪 夫	(38)
北流县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回忆.....	梁树礼	(41)
我所知道“大跃进”年代的人民公社集体食堂		
.....	楚痴人	(47)
回忆平政学区教师在“大跃进”年代的几件往事		
.....	俞焕全	(50)
回忆北流的一次放水稻卫星.....	卢 笛	(56)
平政学区“反右”斗争的回忆.....	雨 川	(58)
回忆凭票证供应的年代.....	卢运球	(61)
回忆实行生猪家禽蛋品派购年代.....	齐 绿	(65)
瓷乡岭垌忆旧.....	雨 川	(68)
民间著名女歌师韦开英.....	卢岱荣	(77)

我参加了上甘岭战役

梁学琨口述 唐福松整理

我叫梁学琨，今年76岁，北流市新荣镇大同村人，北流市公路局退休干部。今年是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，回忆抗美援朝的一次次战斗，特别是上甘岭那一场残酷的战役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1947年3月，我被抽壮丁征入国民党军队，部队驻扎在河北省邯郸地区武安县。我不愿当国民党军队的炮灰，于7月的一天偷偷地逃跑，欲返乡。8月15日逃到河南省博爱县时，第一次看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得知这是一支纪律严明、穷人自己的军队，我自愿加入驻扎在当地的解放军（晋冀鲁豫野战军，后改编为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），自此起，我参加了解放战争的无数次战斗，曾多次立功受奖，比如在解放洛阳和解放广东南雄县城的战斗中都荣立三等功。

1951年3月，我随第十五军出国参加了抗美援朝。5月，部队在沙五郎峙与美军第九军第二师相遇，战斗相当激烈。我军用直射炮发起三次进攻未克。5月16日，师参谋长任应来到连队了解情况，当他知道我学过特科知识后便找我商量，怎样才能攻克敌阵，我建议要改用九〇火箭筒和七五无座力炮

等轻武器，在晚上进行近距离猛攻，定能取胜。参谋长采用了我的建议。当时我担任机枪班副班长，战斗中班长牛文志负重伤，腿被打断，连长王振祥即任命我为班长，于是我即带领9名战士打先锋，只用10多分钟时间攻下敌人地堡12座，打死打伤数十个敌人、活捉十多人，敌人慌忙撤退，在追击中又打死打伤一批敌人（当时确实没有时间一一清点战果）。我军连夜占据沙五郎峙，17日清晨又占据双德洞、古约洞和三年洞等地，歼灭美军第二师一部。第二天参谋长夸奖我说，你的建议真不简单，又一次证实夜战近战猛战是志愿军克敌取胜的法宝。这次战绩辉煌，我荣立二等功，在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又被越级提升为排长。这次战斗我挂了彩，臀部受伤，各级首长十分关心，派人护送我回长春医疗。伤愈归队后，师部调我到参谋训练队学习，后提升为营参谋。不久又被派到三兵团炮训总队学习（地址在河北省内丘县）。

1952年9月18日，“联合国军”集中了美国、南朝鲜、埃塞俄比亚、哥伦比亚等军队，加上大炮30多门、坦克170多辆、飞机数百架，共6万余兵力，发动上甘岭战役。

10月14日，以美军第七师、南朝鲜军第二师共7个营的兵力，大炮300余门、坦克30余辆，分6路向我597.9高地和537.7高地北山两阵地发起多路多波式进行连续不断的猛烈的进攻，发射炮弹30余万发，投掷炸弹500余枚，战斗异常激烈。当时我军两个加强连防守，进行了顽强的抗击，毙伤近2000敌人。我军伤亡也大，表面阵地被占，只好转入坑道作战。在反击597.9高地战斗中，我第一三五团第七连排长孙占元，双腿被炸断后，仍坚持指挥，连续夺取敌人两个火力点，歼敌80余人，最后在敌人反扑时，拉响手榴弹，与

敌人同归于尽。全军立即开展学习孙占元敢于拼搏的英雄主义精神。这位一级英雄以英勇献身的行动，极大地鼓舞着同志们顽强地战斗下去。

上甘岭战役打响后，我中断学习，被通知提前归队。我第三次出国，被分配到第一三五团二营当参谋。

10月15日至18日，敌人又投入了两个团又四个营的兵力，在大量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持下，向我597.9高地和537.7高地北山两阵地进行更猛烈的攻击。我防守部队与敌反复争夺，阵地是昼失夜复，战斗异常紧张激烈。至18日止，我两高地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。我一三五团分别以三个连的兵力在坚守坑道部队的配合下，对占领两高地之敌实施反击。二营首长对刚从祖国学习归来的我委以重任，19日傍晚分配我指挥五连6挺重机、6挺轻机和20余门大炮的发射任务。此时二营通讯员黄继光也参加了反击597.9高地的战斗。总攻时间一到，我命令30多名炮手、机枪手一齐发起猛烈攻击，压倒敌人火力，然后用冲锋枪、火箭筒猛烈扫射，战士发起冲锋。黄继光大智大勇，他为“打开冲击道路，掩护分队突击，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，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机枪工事的发射孔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。”（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《抗美援朝战史》第174页）

在特级英雄黄继光的事迹鼓舞下，战士们士气倍增，高喊为黄继光报仇！很快拿下597.9高地。接着我便带领两个机枪手打先锋，不到10分钟便拿下附近三个据点。其他连也一举攻克537.7高地及附近阵地。这战斗大量毙伤敌人，597.9高地敌人就倒下数百之多。

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。其时间虽短，却创造了战争史奇

迹。在 37 平方公里的地带，双方共投入十余万大军，军队密集前所罕见。美军在上甘岭倾泻了炮弹 190 余万发，导弹 5000 多枚，遍地是弹片，把上甘岭主峰削矮了两米。尽管敌人能叫上甘岭低头，却不能令我军低头；尽管敌人对我坚守坑道的部队采取了封锁、轰炸、爆破、熏烧、堵塞坑道口和向坑道内投掷毒气弹等等残暴手段进行围攻，但始终摧不毁我军的地下长城。我军在缺粮、缺弹、缺水、空气污浊、氧气不足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坚持顽强斗争，最后取得胜利。

在这次反击 597.9 高地的战斗中，我荣立了一等功。战斗结束后，任应参谋长亲自到阵地宣读嘉奖令。后来又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勋章一枚。

50 年过去了，令我难忘的是那些在朝鲜国土上牺牲的战友。我们北流有数十人参加了上甘岭战役，其中牺牲的有李文华（清湾竹化）、刘成举（沙垌雷冲）、蒙明芳（六麻经龙）、李承均（大里小马）等人。这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回忆几位志愿军战友的事迹

唐福松

记得当年北流一区（辖今民安、新荣两镇和北流镇勾漏等部分村）被应征入伍，后一起分配到志愿军后勤部队赴朝的有：新荣村：梁宗贵、卢第生、李超、郑禄琨、郑枢邦、李礼松、梁安信、唐福松；才旺村：陈本溪、张荣；兴上村：李贵昌、李松、黄世雄、叶贵华；六感村：梁焕西；民安村：颜清；勾漏村：颜立忠；六地坡村：李光庆、许朝信；禄旺村：吴锡光；新城村：吴琼林、吴永才；松石村：许福祉等共 24 人。朝鲜战争胜利结束后，除了张荣、李松、吴锡光 3 人长眠在朝鲜国土外，其余 21 人能够活着归来。下面回忆的是牺牲的张荣、李松、吴锡光 3 位战友和颜清的事迹：

张荣，小名韦阿七，原是永安乡（今属新荣镇）六华村下梨人，父亲韦德元，母亲卢科记，这个家庭在旧社会时非常贫困，父亲于 1933 年到马来西亚谋生。父亲走后，家境更难，弟弟因一场急病无钱医治而幼歿。阿七也经常患病，母子二人贫病交加，饥寒交迫，卢科记只好带着阿七改嫁到民安乡大河村（今属才旺村）张永森家。韦阿七被改名易姓，叫做张荣。

张荣参军后调到志愿军辎重十六团三营十连当战士。1951年初冬的一天，十连执行挖汽油坑的任务（每坑能装十桶汽油，上面搁木盖土），当天的任务分派到人，每两人挖一个坑，张荣和同班战士颜清合伙，两人猛干，到三点多钟就完成任务。这时颜清叫他在树荫下休息一会，反正离收工时间尚早。张荣不愿休息，他反叫颜清一起回去割马草（当时每人分配割30个马草给赶马车的部队，限三天用休息时间完成），颜清没有同他回去，他独自先回去了。张荣的责任心非常强，项项任务完成在先。

张荣一人来到铁路边割草。忽然有四架敌机来轰炸扫射，铁路被炸坏，张荣被炸死，还被弹坑泥土覆盖。当天连队开晚饭时未见张荣回来，于是全连出动向飞机炸过的地方寻找，未能寻见，当时连队以下落不明向邻近部队发出通报。那时工兵连日夜抢修铁路，七天后工兵在挑土筑路时挖出了张荣的尸体，他颈部被弹片割断，头身分离，发现时尸体已经腐臭生蛆。连队向老百姓买来两只大木箱，复制成棺材，入殓后开了追悼大会，营首长参加了追悼会，表示对他沉痛哀悼，号召大家学习张荣不怕苦不怕累经常率先完成任务的精神，全连官兵给他送葬。

根据颜清回忆，张荣是个很俭朴的人。那时战士的津贴很低，每月六块钱，这点钱每月除买牙膏、肥皂、学习用品外，所剩无几，抽烟的同志只好少抽一点。张荣参军后戒了烟，目的是攒些钱寄回家去。连队一到星期天，如果不出勤，伙房就不集中煮晚饭，把面粉、蔬菜、肉类分到各班，各班借房东的锅头使用，有的包饺子，有的擀面条，有的煎面饼，好饮的同志买点酒喝。在张荣牺牲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天，每

人发一罐牛肉头（二斤装），张荣不肯吃，他对颜清说，我家里穷，我攒了四个月还不够二十元钱，这罐罐头我想卖掉，再寄二十元钱回家。颜清问他还差多少？他说尚差三块，于是颜清给了他三块钱，要了他的罐头，颜清也送一部分面条给他。

张荣在朝鲜牺牲，不知部队没有及时通知还是漏失信件，家属一直没有知道，直到同村战友陈本溪于1957年复员后才告诉张永森夫妇。张家得知儿子牺牲后便到北流县民政科反映，要求获得烈属待遇。民政科的同志很负责任，及时派人调查，于1958年发给张永森夫妇抚恤金175元。

李松，民安镇兴上村人，据说他的祖父很富有，到了他父亲李汉雄当家后逐渐破产。解放后他看到举国上下人人意气风发，他在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下毅然参了军。在福绵集训时，他的父母来到连队，说俩老体弱多病，要求部队让李松回家侍老。李松意志很强，他说祖国刚刚新生，又遭到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，国家救急，没有国就没有家，我决心参军卫国。连队领导看到李松态度明朗，是一位难得的好同志，说服了他的父母，让李松跟部队走。连队就此事教育新兵，号召大家向李松学习，提高觉悟，为保家卫国而奋斗。

李松、张荣和颜清三个同分配在十连。1952年春的一天，十连出动两个排翻面粉。忽然两架敌机来轰炸扫射，部队来不及疏散，颜清和李松走入紧挨面垛的破房子里防空，他俩并排坐着，颜清坐在右边，李松坐在左边，李松跷着二郎腿，右手放在右膝盖上面，左手放在左膝下面，双手成抱膝状，敌机扫射正中他的膝部，子弹穿过右掌，打断右膝，左膝去掉

一块肉，子弹从左掌穿出，这一颗子弹击中双掌双膝，伤势严重。这天恰遇营部医助随连队出勤，颜清马上喊医助来急救，医助见他右膝已断，截去下肢，将他的棉裤紧包右腿伤口，用药棉包扎几处伤口。因伤口多而大，不能及时止血。当时营部，连部都没有汽车，连队只好命令颜清等四名战士轮流抬他，送医院急救，现场距离医院约有三十华里，李松因流血过多，仅抬到半路就断气了。连队当时工作紧张，没必要把尸体抬回连队收殓（也是通常的禁忌），请示上级，就地掩埋。这次敌机轰炸半个多小时，我们的仓库和方圆两里的民房被炸一部分，损失很重，炸死打死三十多个妇女，死去二十六头黄牛。我们部队仅牺牲李松一人。

可惜，李松的亲属当年没有接到部队的通知，他的双亲贫病交加，俩老在他牺牲的当年谢世。李松的胞兄李业棠还认为弟弟在朝鲜被俘或失踪，几十年来以为他还在阳间。直到1998年，颜清在民安粮所交公粮时遇到李贵昌（李业棠的邻居兄弟），才将李松牺牲的情况转告李业棠。

吴锡光，北流镇禄旺村人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。有三兄弟，大哥锡南，在家务农，1958年病故。二哥锡升，约在1940年被拉壮丁，在抗日时期阵亡。锡光本人在1945年时亦被抽壮丁，在国民党军队服役，于1946年逃亡回家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看到广大劳苦大众得到翻身解放，人人喜笑颜开，人民当家作主，又见解放军官兵一致，和蔼待人，关心群众，很羡慕解放军。为了保护广大群众的利益，他于1950年参加区中队。赴朝后他和李超在九连，他在一排，驻在间里圩附近，专门守卫仓库物资。

1952年春的一个晚上，从祖国开来两列火车物资，近40个车皮，全部卸在间里圩的民房里，从圩头到圩尾，到处堆得满满的，等待晚上分散。当时的特务非常厉害，及时发报给敌人。第二天中午，就有两架敌机轰炸间里，第一轮扔了七八十枚炸弹，全部落在圩边的水田里，没有击中目标。半小时后敌机又来轰炸，这次敌机投下一百多枚炸弹，全部击中目标，间里圩的民房和我们的物资几乎全部被炸毁。

吴锡光在圩内站岗，是不能随便离开岗位的，他当场被炸中，头颅和上身一块骨肉也找不着，只找到下肢。同时被炸死的还有三个住在圩内的朝鲜人民军。

当天连部找来一装副食的大木箱，将烈士的被盖、衣服等遗物卷着他的双腿入殓，开了追悼会，缅怀烈士功绩，记托哀思，全连官兵给他送葬。

不久，我在库区碰见了同村战友李超，他将锡光牺牲的情况告诉了我。

其时锡光的母亲还健在（她于1959年病故）。几个月后，连部写信给烈士家属，告诉锡光在朝鲜光荣牺牲。吴家接到信后，没人指点，不知道向县民政科申请抚恤金，当时只能把信件给村干部看看。在困难时期，村里照顾过40斤大米，有几年过春节时，村公所送了些肉面糖果等慰问品，小学生送过不少柴草，烈属自觉光荣欣慰。

上面几次提到颜清，他是民安村人，是我姐夫颜立才的堂叔，和他从小相识。当我写了烈士的事迹后，自然想到颜清多次遇险，他在抗美援朝奋斗中九死一生，值得大书一笔。

第一次，他和张荣同坑挖汽油坑，完成任务后他要休息

一下，如果他和张荣一起回割马草的话，可能和张荣同光荣。

第二次，在张荣牺牲数天后，又是挖汽油坑，他和一位姓覃的战士合伙，忽然敌机来轰炸扫射，两人在坑内坐着防空，那位战友被子弹打中腿部，这粒子弹飞打颜清的肚皮过，打掉了一个纽扣，如果他坐出一寸的话，肚子必穿。

第三次，那天他和李松并排坐，那粒子弹打破了他的棉衣，如果他坐出一寸的话，也许和李松一起饮弹身亡了。

第四次，是在1952年春夏之间，他们班坐汽车到山中伐木（木料运往前线作工事用），半夜回来，途中发现敌机，防空哨鸣枪后，汽车熄灯摸黑前进，下坡时翻车，车厢上有七人，六人受重伤，而颜清只受点轻伤。

时过不久，约在1952年6月底，又伐木半夜归来，遇到敌机，汽车摸黑慢行，到了一条河边，因路太窄，汽车翻到河里。颜清经过第一次翻车的教训，他总是站在车厢的最后面，这次在汽车即将翻车的半秒钟前纵身一跳，安全脱险，车上三名战士和司机（都是外省人）葬身河中。这是第五次，也是他最险的一次。

第六次，是在1952年11月间，他和一位战友押运咯秋沙炮弹去西海岸，途中汽车上坡打滑，汽车冲了三次冲不上去，当汽车开足马力准备第四次冲时，颜清感到情况不妙而跳车，瞬间汽车翻了，这位战友因是坐着来不及跳车而当场牺牲，司机受重伤。这时颜清拦截一辆空车送受伤的司机到医院急救，又叫另一位司机报告邻近的部队。

第七次，是在1953年8月间，连队11人奉命去捉匪，当汽车下山时，山路崎岖，像跳舞一样前进，当汽车猛一跳时，颜清纵身一跳，随着有三个人同时跳下，此时汽车又翻了，未

跳车的七个人和司机均受重伤，有断手的，有断脚的，有断肋骨的，有头破的，伤员及时运回祖国医治。

颜清经过几次翻车幸存，连队首长认为他有灵感，以后逢有押运都派他去，战友称他为“押运标兵”。

当年的十连，在朝鲜牺牲了8位战士，除张荣，其他都来不及装棺入柩。朝鲜停战后，连队从祖国运来了棺材，把烈士翻尸，盛棺装殓，重新择地安葬，以告慰英灵。抗美援朝的烈士们永垂不朽！

我们北流人参加志愿军辎重团在朝鲜牺牲的烈士还有黄善梧（大里古仓人）、林庆源（民乐莲塘人）、易桂全（西垌平地山人）、林志荣（扶新永塘人）等人。北流人参加志愿军战斗部队在朝鲜牺牲的近百人。英雄的烈士们，活着的战友和祖国人民永远怀念你们！

一次生死抉择

——我在朝鲜战场用肉体接通电话的回忆

曾泰庆口述 冯国庭整理

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50 周年，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，我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战斗历程，一幕幕战火纷飞的场面仿佛象昨天一样又展现在眼前……

我是民乐镇水岸村人，1950 年 12 月 21 日，刚满 17 岁的我，得知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，妄想再进一步侵略中国，怀着对旧社会的痛恨和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愤慨，毅然报名参军。

入朝后，我在后山炮营总机班当电话员。起初，我看到电话机就发愁：“这个科学的东西，我粗手粗脚能掌握它吗？”班长说：“电话员是首长的耳目，打仗时更少不了它。”话虽简单，但对我启发很大。此后，练习架线、收线、修机子，我都特别卖力，渐渐地成了一名熟练业务的电话员。

1953 年 6 月 28 日，后山炮营接到上级命令，从十字架山立即转移到金城前线配合友军 202 师进行反击战。7 月 5 日到达目的地后，我马上从总机到指挥所架设一条四公里长的

线路，并在离总机一里半路的地方设一个查线站。

13日晚上9时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总攻开始，经过一小时的激烈战斗后，我军由急速射转为监视射。这时，营长把电话班副班长宋玉叫去了，给电话班下了命令：战斗打响，电话一定要保持畅通无阻，今晚由指挥所到总机的线路，要保证畅通，万一电话线断了，3分钟内要接通，否则按军令处置。副班长回来传达了首长的命令，我向副班长表示：“保证首长顺利指挥，如果断了线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不怕任何危险把线接通。”

于是，我们不断地试线。再过几分钟，延伸射击的命令就要下达了。突然，敌人打过来十多发炮弹，在不远的交通沟内爆炸。副班长插上机线，电铃响了，“你是谁？”电话里传来营长的声音，“我是宋玉”，“哎呀！我的宋玉，现在指挥所要不到总机了，赶快查去。”我在电话机旁听得清清楚楚，没等副班长安排，我便拿了钳子和半捆线说：“我去接线。”边说边跑出了查线站，直往总机方向跑去。此时天黑沉沉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敌人的炮弹不断地在周围爆炸，我一点也不理会，只希望快点把断线找到。我摸着线检查。转了一个弯，碰到几名受伤的友军战士。再前检查，发现电话线被牺牲的同志压着，我把牺牲的战友一个一个拉开，发现电话线断了好几处。为争取时间，我把半捆线一拉就是几十米，把断线接好了。当找到第三处断线时，我先把查线站这边的线头接好了，再找另一个线头，在往回拉时，两个线头相差一米多，怎么拉也拉不近，线也没有了。我想电话线路不通，将影响整个战役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心里蹦蹦直跳，又拼命拉指挥部这边的线头。这时，我突然全身麻了一下，我明白，首长要

下命令了！怎么办？战斗英雄牛保才用肉体接通电话线而牺牲的影子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心里想，用身体可以接通电话线，虽然电话线电压是36伏，但在通电的瞬间电压可升到220伏，牛保才就是用身体接通电话线而牺牲的。牛保才能做到的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我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用牙把右手的线头去掉胶皮，又把另一个线头咬去胶皮，刚好对方打电话，使我的牙齿都打了一下，我紧紧地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头的线头。此时，呼的一声，敌人的一颗炮弹落在离我只有一米多远的地方，我想没命了，但炮弹没有爆炸，是个臭弹。这时我全身麻木，知道指挥部通过电话下达了开炮的命令，电流从我身上通过，不久便昏倒过去。……

我醒来后，已经躺在担架上，看到副班长守在我的身边，顿时感到奇怪问：“副班长，我没完成任务吧？”副班长指着向天空中飞去的冲锋信号弹说：“这次任务的完成，全是你的功劳呀！”

过了一刻钟，只见一发一发的绿色信号号弹向天空飞上去。

522·2高地很快被我军占领了。

战斗结束后，我荣立国际二等功，并受朝鲜战士荣誉二级国际勋章奖。

现我已从北流市防疫站退休，住在花果山开发区安度晚年，与子孙共享天伦之乐。